

# 《中国诗语言·中国画语言》

## 中文版序

[法]程抱一 / 文

在人文科学领域里，法国的60、70年代是个蓬勃激奋的时期。相继掀起的主要潮流是结构主义 (Structuralisme) 和符号分析学 (Sémiologie)。二者承接而又互补，一旦出土后就起伏汹涌而达不可收拾之势，直到尽情发挥之后才渐渐冷静下来。今日回首也许会觉得这些运动均已“过时”，殊不知在人类历史过程中，很多在某时兴起的新“意念”，总会让后来人觉得被超越了。其实，真有价值的意念由于已逐步化入人类的精神形成中而不再分明可见。结构主义和符号分析学亦不例外。它们作为方法论成为人文科学研究中的有机成分，只是受惠者不再“饮水思源”而已。更值得提出的是，这些在法国一度“甚嚣尘上”的运动虽在80年代后渐趋冷寂，然而在他处，特别是在美国，又掀起了新潮。预料这现象也很可能，或已经，在中国造成气氛。

关于结构主义，如果溯源而上，其创始者是两位重要学者：语言学家雅可布森 (Roman Jakobson) 和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 (Claude Lévi-Strauss)。他们40年代在纽约的相遇是20世纪人文科学发展中重要的事件。作为捷克的布拉格语言学社的成员，雅可布森在二次大战之前已成名，且早在战前即赴美国授课。列维-施特劳斯为了逃避纳粹迫害，也于大战开始之后去美。他早期作为民俗学家曾在南美洲印第安人部落中作过生活调查。后来搜集了大量美洲印第安人的神话、传说，却一度苦于不知如何下手进行确切而具有意义的分析。这些神话、传说除了人物之外，当然也借用了大自然的众多因素：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木石水火、植物动物。所述情节之中穿插着得失交替的种种考验，死生挫折的种种象征。放在一起，很多神话似乎相近，却又因部落之分散而有差异；另一些表面上各述他事，却又似乎具有同等寓意。列维-施特劳斯深知这些神话、传说并非妄想、臆造，乃是表达了原始种族的宇宙观，人神观，如果只照普通面对文学作品那样，就是说，只求讲解那些细节多端的故事的表层“内容”、“情节”，固然会有所得，终不免于粗浅、甚至混淆，他预感到在那些叙述背后该有深层组织负载着深层的逻辑与观念。

在语言学方面作过创造性开拓的雅可布森告诉他音韵学的一些基本道理。他的解说大致是这样的，当你听异国人在你周遭唧唧喳喳说完全陌生的语言时，你心中会起两种不同而相反的惊异。首先的惊异是：听起来那样混杂纷纭、天花乱坠的音怎能拼凑成体系而表达意义。其次的惊异是：说话者并不需要过于劳累口

腔，只是略略蠕动唇舌就得以吐出繁复无尽的话语。其实任何语言都并不设法以万千种不同的音去述说万千种不同的事。语言是以经济、精简为本的制度。那经济之获得来自语言所用的音与音之间构成内部的对比区分。更具体地说，所谓经济是每个语言把一定数量的音节——或多或少因语言而异——依照音节不同性质归入不多数量的系列 (paradigme)，系列与系列之间相互对比而产生区别，穿过区别各系列的音节获得独特性，进而产生得以表述意义之作用。是的，任何音或音节单独存在时并无意义，它总是在属于制度之后，在制度内与他音对比而取得表意价值。不再说，在音韵层次之上，尚有语法层次，语意层次，后者更给语言增加了表意性。

雅可布森对音韵学的解说，中国音韵学家都知道的。汉语词汇最早是建筑在单音节上，后来乃发展出双音节、三音节等。如果只观察现代普通话的单音节，一个汉语说话者对音韵一无所知，也会本能地感到音节与音节之间的不同与对比，并因这不同与对比而具表意可能。比如，把汉语的四百多个不同音节放在一起，说话者本能地知道，在音节起音 (initiale) 上有元音与辅音之对比，送气与不送气之对比，鼻音与非鼻音之对比，唇舌音位与喉喉音位之对比等；在音节尾音 (finale) 上，有声调与声调之对比，鼻音与非鼻音之对比等。这就是语言的奇迹。从一定数量的原音出发，穿过少数的音韵以及语法规则的对比，即能说出繁复无尽的话语。为了证实它的惊人的经济性，我们可举《中国诗语言研究》中详细分析过的李白的“玉阶怨”：

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  
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

这首绝句的二十音节念起来不超过一分钟，却道尽了人间的怨愁与想望。

雅可布森给他朋友的“启示”虽然是语言学家的基础知识，已足够供应后者一把钥匙。列维-施特劳斯领会到：人类精神活动创造了语言及其他表意制度当是为了表达“意义”，表达“内容”，可是那“意义”，那“内容”并非悬空的先验，它们的最初滋生以及逐渐复杂化均和表意制度的内部结构息息关联的。扩大一点说，他和雅可布森一样看到：一般的理解，人先有思想，再用语言去表达。其实，有组织的思想——而非一些本能的反应与念头——的节节环扣、层层繁复是和语言的构成不可分的。这“启示”，他很快应用到神话、传说的范围里去。他知道必须学会透过表层情节而托出神话的深层结构。那深层结构显示了这些原始种族的精神建构与意识形态，也显示了它们的推理方式。如果神话采用了某种意象，比如“月亮”或“老鹰”。单独存在，这些意象并无特殊意义，并不特殊表明什么。只有当它们和神话中其他成份发生关系时才能产生意义。这是符合音韵学原则的。所以得在深层结构中找出内部关系，特别是对比性 (opposition) 牵连性 (corrélation) 的关系。此外人称角度，先后进度均极重要。这是神话分析的初步。神话之外，不管是家庭组织、社会组织、宗教组织，人类学家也应穿过名称与名称的微妙关系找出权力、禁忌诸项的规则与真旨。

